

# 《廢墟》自選之完整章節

成、

## 〈水道〉

往台北的西邊走，是南機場聚落、環河市場，在上班時間前，這裡已開始準備載往台北各處的生鮮蔬果，孕育台北市的生活；一天結束後，各處垃圾收整起來，往西邊走，落腳在此地回收廠，整理生活渣滓，安靜地守護台北成長。

此處的加蚋仔（Gara，平埔族沼澤），位於萬華區南邊，鄰近新店溪，分為6個聚落，裡頭有許多磚造古厝及老樹。其中一個堀仔頭有著自清代康熙年間至今的水圳及自然湧泉。1日下午，守護堀仔頭聯盟舉辦「堀仔頭活水祭」，呼籲將堀仔頭湧泉與聚落登錄成文化景觀，凝聚社區記憶、重現往日風采。

—〈北市僅存 萬華堀仔頭湧泉聚落 民籲登錄文化景觀〉，2014年10月2日，台灣環境資訊中心特約記者江佩津報導

早在城市醒來之前，這裡就已醒轉。循著日夜不停的水聲，第三代的俊雄進入工廠中，為一夜甦醒的豆苗施上活水，多餘的養液隨著排水系統復返，歸於自然的存續之中。

依著採訪通知中所告知的地址，以 Google map 的腳步來到此處，捷運搭配 Ubike，聚落位於城市的西邊，並不是一個容易抵達的方向，藏身在窄巷之中。在抵達之前，便已看見紀錄片工作者柯師父持著相機，攝錄著藏身於城市之中的自然，老樹、活泉、水圳，但就像是桃花源一般，因著美而跟隨而來的是可能的破壞。

從學生時期便開始往城市邊陲推展的租賃生活，終於還是來到盆地的邊緣，被煙燻黃的壁紙、街巷中熱絡的早市，此處蝸居著在城市中勞動的人們，總是令我想起曾經的南部氣息。日常的跑步風景也從大樓中的健身房成為了河濱，日夜皆有跑者在此處練習，若是循著水道，便會來到此處，環河東路、環河南路，用路名道盡區位，而沒有言說的是河畔的蒼涼——南機場公寓中擠壓的住民，以及如今這裡成了萬華區垃圾回收的集中場，不能被看見的市容、低矮的樓房，使得此地成為了某些亟欲剷除的目標。

只是，這裡並不全然是如此。

河濱的氾濫，曾帶來的是清代茶葉產業的興盛，茉莉花曾經在此處大片地盛開，也因著活水，而能在沙洲上種植些作物，麻竹筍、芽菜，為各種吃食入味。依傍著水而生，古名 **Gara**，也是平埔族沼澤之意。

建於鬆軟的砂質土地上，百年的磚造平房仍在此處躲避市人的目光，在其之下，是已有三百年歷史的蜿蜒水圳，源於不起眼的活泉，卻得以滋潤百年來的菜茶產業。如今得翻過資源回收場，才能覓得在屋角的活泉源頭，當地人總笑說：這樣一個小水溝，是有什麼好看的！揮了揮手，十分不解拿著相機、錄影機正對著一方水溝拼命攝錄的我們，但也還是笑笑地站在一旁，在學生們舉辦的晚會上捧場地拍手，也認真享用著在地食材所製成的晚餐、甜點。秋初的夜晚，活水祭不只是為了保存文化資產而舉辦的活動，更透過藝術家的田調、在地居民的共同合作，重新尋回一些遺失的樣貌。

水是一切的初始，帶來氾濫，帶來柔軟的土質。幸運的，會像瑠公圳一般，享有自己的名稱以及記錄的碑文，不幸運的，就默默地在整建工程中消失，而後被遺忘。

自詡為海島民族的我們，不脫與水的淵源。

農業時期闢建的水圳，有些已然乾涸，只在古地名上依稀可見過往水的殘跡，以一字「埤」宣示著曾經的存在，或是成為現代化的水道，繼續綿延著管線，或是像今日這樣，埋藏在城市的角落。

各處流淌的水圳，除了特定幾條頗具盛名的，有些則是當地人才會憶起。如同在苑裡深山中的水圳，默默灌溉數百甲的田地，卻未得名，在尚有人得以回憶起的時候，為它起了名，為曾經在此地挖鑿出水的菜頭伯銘記，也為曾經這樣不遺餘力滋養生命的水圳保留昔日的榮光。在花蓮豐濱，荒蕪十數年的田地，也在水圳重新復甦的當口，而再度尋回土地的根源，在面海的位置繼續滋養著海稻米，

持續戮力地餵養著生命。

生命的起源，始於一片豐饒之海，銘刻在身體記憶之中的，便是母體之中那片汪洋，回頭復尋，構築現下眼前時光的，便是得來不易的溫潤淡水。

傍水而生的，有農田，有人，也有自清代開始的宅邸，規模並不大，但其三合院式的建築仍依稀可辨。只是建物尚在，人已離散，世間最無情的莫過於人情冷暖，歷經幾代分家，產權早已經多次分割，後代子孫各擁一塊磚瓦，建設公司找上門，渴望在此處再度蓋起三合院後那樣高聳的華廈。

在報導過後的數日，轉知在風雨之中，有人在古宅之上動工，當地的文史團體立即到場，生怕是因為此處聚落上了新聞，屋主感到壓力，而想要先於文資保存定調之前，就先一步動手。拆動房舍的訊息與照片在社群網站上發酵，形成一個緻密的網，彷彿所有的人都置身其中，對其帶有期待與情感。

只是報導還未出，鈴聲便早一步響起，電話那頭的少女便輕聲懇求：「如果可以，先不要寫。」

文字的確是得以改變些什麼，成為時代的催化劑。

後來才明瞭，也許是因著秋颱的威脅，而想先為房舍加強維護，而這舉動碰觸到部分敏感的神經，以為是屋主早先一步、在文資審議會議之前，便先親手拆去部屋。

保留與不保留，保留以後又要以怎樣的方式呈現，在建築的美學與文史的保存之中，皆是需要經過邊界的推移才能取得之間的平衡。而報導介入其中，帶來的是非住民的聲音，似乎人們所擁護的最終都會至此爭論不休。我們不願看到建物毀棄，我們卻沒看見的是建物中人的凋零、心的枯萎。在眾多記錄者、參與者湧入的祭典當日，宅邸的門是向外闔上的，儘管在此處的文史工作者以一匙活水祭天，卻也無法得知，在屋內的人是如何舀取他們碗中的熱湯。

直到那日，我才感受到這樣巨大的鴻溝，體現在新與舊、他方與此境之間。

我想起在世界各處中所行走的古城街道，有些尚在，有些以拉皮的方式重現，有些則是自然毀棄，而在日本會以「文化財」的方式，來試圖保存眼前的舊日風景，將經濟與文化不再放至於對立的位置之上，而是讓故舊也能成為美好。

長期在泰國、日本兩地久居的作家艾力克斯·柯爾在《發現曼谷——城市的倒影》中，以自身西方的角度來觀看東方近代城市的產生，是一連串現代化的介入，而使得過往成為彘扭的存在，美麗而醜怪。

我們究竟想要留下的、是建物的外貌，還是建物的精魂？失去靈氣了的皮囊，還是我們欲守護的原初樣貌嗎？

我有時，也不知該如何面對這些懸盪的問題。

對話結束，我掛上少女的電話，忍不住關上眼前的文章視窗，蓋上螢幕，到廚房去煮一盅熱湯，作為沒有工作的一日初始。外頭的雨仍下著，雨水將會浸潤土地，循著土質，或快或慢地進入地下水層，進行補注。只是同時水滴也會悄然蝕去建造房屋的磚石，留下長日的刻痕，但我們不會發現水帶走了什麼，淡漠色的，不聲張的。

因為在那之前，我們就已經親手毀去所有可能。

水帶領著我們迎來榮光，同時也帶來消融的可能，循著水道，我們又將行去哪裡？

一日重回活泉的源頭，尋不到當初前來探訪的地點，細看之下，才發現竟已被蓋起。不遠處的三合院掛著：「環境不佳，反對制定古蹟」。站在那裡，遠方是新建起的大樓。

「這很常見。」女孩說。

## 〈身體上的花〉

工人們開出來的花——RCA 側記

「不甘被欺負／很痛／所以抗爭」

——RCA 工人、黑手那卡西〈美麗的花朵〉

距離 2014 年 12 月 15 日的一審結辯，在寒風中唱出心聲的冬日已過去兩年，2015 年 4 月 17 日雖宣布勝訴，但她們仍在這裡，仍有話想說。2016 年開始，二審揭開序幕，開庭前，來自各地的 RCA 工人搭著火車抵達台北車站，在捷運上她們聚在一起轉車，早早就在高等法院門口等候，裡頭的法警們望著外頭群聚起的女性，她們等待著午後的開庭，人數眾多，排隊登記、領旁聽證，這一次，她們不再遭拒，可以坐到位置上。

法庭分成主法庭跟延伸法庭，坐在主法庭裡的是律師團以及自救會的主要成員，只是預備庭，位置上僅有一位法官，聆聽兩造說法。律師每說一句話，便會與法官反覆核對記錄的內容，重複一次、兩次，一審時已經言明過的內容仍在此處不斷複述。午後的時光，令人忍不住打起盹，但席間的工人們仍是努力睜開眼睛、打起精神，希望看清楚、聽明白，自己究竟經歷了什麼。

「RCA 桃園廠於 1992 年關廠，在 1994 年發現污染案後，RCA 訴訟代理律師指出 RCA 自當時起即積極參與整治、花費鉅額費用，並無逃避責任，對此，RCA 員工關懷協會律師指出：於 1998、1999 年時，RCA 員工關懷協會前身自救會成立不久後，RCA 在台公司匯出 32 億台幣至法國，去處不明，RCA 訴訟代理律師說明此為「合法的資金調度」，儘管勞委會、環保署在污染事件爆發後，皆要求投審會發函至 RCA 不得匯出資金但未果。截至今日，RCA 在台仍保持名下近無資產。土地已然受到傷害，而在其上的人所受之傷害至今仍未獲平反。

因尚有許多證據以及股權資料不明，法庭上的攻防仍持續，下次準備庭於 4 月 15 日下午 2 點 10 分於高院舉行，RCA 工人的路繼續前行，在法庭中旁聽的工人們，聚精會神地看著庭上，儘管可能法庭上的交戰難以辨明，仍一心企盼著在廠房中所耗費的年輕歲月與病痛，能夠得以清償。」

——2016 年 3 月 21 日台北訊

在一審宣判後，追加起所謂的「二軍」，RCA 關懷協會趕在二審開始前，繼續尋找曾經在 RCA 任職過的人們，可能是員工，也可能是親人已經離世的家屬，人數從原本一軍的五百人，多了一千多位的二軍，每一個人的資料整理都成了浩大工程，必須有勞保投保資料、還有病歷，一落一落地，從四散的各地啣回來，這些資料收整回來後的歸檔、分類，也是由 RCA 關懷協會的志工、幹部們進行，因此儘管不是開庭日，曾任職於 RCA 的大姊們也會出現在辦公室，只為了把累積的文書資料細細分好，這對於曾經在工廠中進行各類加工的她們，似乎不太是件難事，除了已經進入電腦文書的時代，還是造成了些困擾。

每一次開會都是大陣仗，要核對多人的資料，準備的電腦至少都要三、四台以上，查詢 A、B、C 組別，從已逝、發病、未發病與眷屬一路羅列下來，員工的資料、投保勞保的資料，有些是已經逝去，便只能以戶籍謄本來辨認存在的痕跡；有些囚困在疾病中，病歷資料連寄來的資料夾也承載不住。這些是大姊與義工們，一個字一個字地 key in 入電腦，為的是一個都不能少。

一日，抵達工傷協會進行訪問，雖不是訪問 RCA 女工，但這一天的早上，劉夕霞大姊跟馬大姊就來到協會整理資料，在訪問結束、準備離去時，夕霞姊順了順我的頭髮，說：「要多保重。」站在門口，夕霞跟馬大姊正準備去買午餐。女工們的年紀隨著時間過去，從少女變成母親，年歲過去、臉上的丰采淡去，但溫柔依舊，這裡頭的她們有些是母親，有些曾經想要成為母親。

在 RCA 工人的量化調查中有許多人曾經流產、不孕、產下死胎，化學藥劑的影響也證實了與此些疾病相關：氯化乙烯等物質在職業病流行病學研究中，曾告知與流產率增加有關<sup>1</sup>，而在 RCA 廠中的主要物質三氯乙烯、四氯乙烯裡，以三氯乙烯致肝癌、四氯乙烯導致不孕與高流產，滲入土壤與地下水，化為每一個日常會碰觸到、長存的物質。

資料中，有著每一個曾於 RCA 任職過的工人，無論男女，附上當年的投保資料、幾年來的體檢資料，若已然逝世，便會附上戶籍資料，證明眷屬關係，一大落的資料之中，能夠起多少效用，依憑著律師、法庭的判斷，可能到最後也只能棄去，存下薄薄幾張。

2016 年末的法庭裡，終於來到了傳喚專家證人的時刻，面對著 RCA 等公司請來的專家證人，言之鑿鑿地舉出毒理、病理、公衛相關資料，指出工人的罹病

---

<sup>1</sup> <https://laws.ilosh.gov.tw/upload/netbook/te6-7.htm>

與工廠無關，可能是自身的病史或遺傳的可能。儘管，美國北卡樂瓊營的資料被用以佐證，相仿的例證已在美國獲賠償。面對法庭裡專家們的背書，協會的念雲仍不放棄地對著 RCA 工人們喊話：「他（RCA 的專家證人）覺得自己是權威，可是我們是不是權威？」她說，「我們在 RCA 工作他沒有；我們聞過三氯乙烯，他沒有；我們喝過（污染的）地下水，他沒有。」

我想起了一個年輕的藝術家，她在 RCA 廠廢止後，仍找了個機會回去，帶著已經認識的、女工們的記憶。她挖掘出廠區的泥土，自行燒窯成食器，在碗身刻上 RCA 三字，銘刻下的字也代表著生物分解度低的化學物質在土地中的長存，無法被去除，環境中的、身體上的。帶著這些器皿，她幾次用這樣的碗承裝食物，遞給前來參觀的人們，一碗簡單的魯肉飯，但是用受污染的土壤燒製而成的碗承裝，是吃？還是不吃好？

但在彼時，她／他們是無從選擇的。每一口空氣、每一口水、每一口浸潤身體的組成，都是污染物，從未知悉，也從未有人為此感到抱歉過。

會有人感到抱歉嗎？

每一次見到 RCA 的大姊們，我總是忍不住低下頭，儘管，她們總是笑得比我還要燦爛。

在二軍抵達的時刻，有些面孔是陌生的，在第一次戰役後加入，找尋宜蘭廠、其他廠房的工人也並不容易，許多是透過人際的紐帶才找到。來到櫃檯前，有些面容就這樣相認了出來，問起彼此過去是否在同一個單位，而現在，又到了哪裡。

假日時分，聚集在借來的桃園市政府大廳裡，一名曾是 RCA 女工的女子這樣匆匆趕來，身上還穿著印有現在工作場所廠牌的衣服。她說，做到今年滿第十四年，明年終於可以退休，但在這十數年的過程裡，沒有辦法請假，要做一天十幾個小時的班，今天能夠來參加與訴訟有關的說明會，也是請假出來的。工廠與工廠之間的過渡，似乎已是自然，為的是想要持好一個家。

幾次的說明會，得力於最多的仍是身手依然敏捷的幾位女工，但隨著年歲逐漸增長，也不若以前那樣靈敏。

仍恨著嗎？忍不住這樣問道。

雖然仍有阿姨留著 RCA 當時送的黃金戒指，以及幾紙證書，在當時潮流的發展社會裡，她們是打扮得風尚的女工，就算到了今天風采也依舊未減。病後，有些癒合的，但仍留下些什麼。其中一位說：「疤痕是身體上雕刻的花。」只是那花開得豔極了，有些人看不到就已經離去，倖存者只能如此與之共存。

每一次說明會後，大家都留下來餐敘，看看彼此的模樣。學生與志工們受阿姨們照顧甚多，常常提出要載我們回到火車站返回台北的提議。其中，有位女工的先生開了三十幾年的公司，是自己的公司，不必再在生產線中度日，能夠專心面對眼前的戰役、扶起身旁的人們。

風中美麗的花朵，以工人的生命構築。有些人的花已然綻開，也許是無虞的生活，也許是孱弱的病體，在一片花海中，每一朵花都是堆砌如今社會樣貌的其中一朵，無法忘記，也不應被忘記。



## 〈碎裂之心〉

在外頭繞了許久，仍是不得其門而入。友人常說道，在台灣有廢墟宅、古蹟宅、塗鴉宅，廢墟的照片總是縈繞在心，地點則是要自行去開發探索，為的是不讓當地受到破壞。

但我想：受到破壞。已經傾圮的部份，還能更加破碎嗎？

翻看各種廢墟的面貌，散在各地，不具名的，有一部分是廢棄工廠，裡頭翻倒的瓶罐寫著日文字，玻璃瓶有著各種顏色，看了的確泛起一股懷舊氛圍。而我卻不這麼覺得，只因為那與過往陳舊實驗室的樣貌太過相似，科學的奠基來自於此處，儘管有許多在建立藥品清查系統前就已經被遺忘，每年整理實驗室的時節，這類型是最讓人頭疼，拿出來端詳一下，便又裝做不知道地放回櫥櫃深處。

有些記憶也是如此。

廢墟愛好著沿著口耳相傳的道路走上、走進，分享著一路所見所聞，但不明示自己是如何抵達，若是過於清晰的指路，許多人的造訪彷彿就會失去廢墟的神聖、神祕性。有些人期待（或不期待）著靈性的體驗，而我總是看著這像是現世所有的預言。許多地方已經消逝了，飛碟屋、古宅、洋式大氣的建物，但存在於每一個探訪者的相紙之中，如今更多的透過螢幕即可注視。

透過窗戶，每一次南下的列車行經鼓山段，我總是忍不住死命盯著外頭，看著台泥舊廠的景象一閃而逝。過去裸露的山壁，採出來的礦石，被廠房吞吐進去，造成如今城市、島國的景象。

來來去去了許多地方，戶政、地政、國稅局，後來到達愛河畔的地方法院，以為是最後一站，才知曉2012年6月後家事業務都移交到楠梓的少年家事法庭。從愛河到後勁，要購買四十元的捷運車票（彼時仍不能使用悠遊卡），且出了後勁車站便是十分冷清的景觀。在午後雷陣雨中奔波，唯一感到開心的事情，就是從世運站開始的地上軌道，看到烏雲以及藍天互相抗衡的景象。

遠方的楠梓加工區、煉油廠，是從小看到大的景觀，並且在課本中是「對高雄有重大貢獻的存在」。只是啊，後來隨著漸漸長大，聽聞同學媽媽原本在加工廠工作、卻被裁員，也許是從那時候開始，就知道有什麼不一樣了。

而我相信，在高雄作停留的這段時間，自己也變得不一樣了。

打開記憶的盒子，裡頭出現的是與半屏山有關的傳說故事。生養在南方的人們，不知怎地，都對這個故事稍有聽過，也都有著各自的版本。在半屏山腳賣湯圓的老人，賣著一文錢一粒湯圓、兩文錢兩粒湯圓、三粒湯圓不用錢，爭相走訪的人們都來吃著三粒湯圓，只有一名年輕人堅持掏出一文錢買下湯圓，結果，老人是仙人，人們吃著的湯圓其實是半屏山上的泥土，而吃掉的區域如今成了部分的高鐵左營站，三鐵共構後，成了承載離去的人、歸來的人，唯一也首先會碰觸到的接著點。

也因此，每一次重述起這個故事，總是覺得荒謬，卻又覺得無比真實。

一日，校園門口的牌子給置換成了帝國大學，沒有人知曉的夜裡悄悄地換上，與周遭磚造看來如此相似，要是不細看，還以為是原本的招牌。一旦受到指認後，校警隊、行政人員來到此處，趁著未釀成大風波前撤下。短暫地，又重回了過往的時代。

返回過往殖民的歷史，細述從頭，猶如架起實驗的器具，備齊每一種藥劑，而後選擇理想的流程，生產出預計的成果。搖晃著手中的血清瓶，懸浮在裡頭的不同相逐漸靜置沈澱。拿起藥杓，刮起藥品瓶裡儼然有些受潮的藥粉結晶，放於秤藥紙上，看著電子天秤的數字逐漸趨穩。一步一步地，重複著前人曾經發現的製程。

化學實驗中，吩咐著我們分析水泥中的主要成分。

水泥有四大主要成分：矽酸三鈣（ $C_3S$ ），矽酸二鈣（ $C_2S$ ），鋁酸三鈣（ $C_3A$ ）及鋁鐵酸四鈣（ $C_4AF$ ），其中，C，S，A 及 F 分別代表碳酸鈣（ $CaO$ ），二氧化矽（ $SiO_2$ ），三氧化二鋁（ $Al_2O_3$ ），三氧化二鐵（ $Fe_2O_3$ ）。此些成分，來自於頁岩、泥土、砂石、鐵、礦石。

合成、裂解、析出、結晶、螯合，詩人說，他知道、他知道重複可以讓我幸福，而許多時候我總是想著，重複可以帶給這個世界什麼。科學中的重複性，足以證明此一定律的完美無暇，就算有誤差，也是可接受的範圍之內，百年前在此處以各種方式合成出足以帶來經濟效益的物質的老學長們，是否也跟此時此刻的我們一樣困愁著臉，覺得這一切實在無聊極了。一切都是重蹈覆轍。

柵欄圍起，還有保全、野狗，曾經築起砂石、又將之填起、蓋起高樓的此處，只能隨著時間一點一點風化。怪手不再來了，堆高機也已經休息了，原本灌入砂石的連通道也已經被填平，工人們已不知去向，而這個城市、這座島嶼卻曾經因為這些工法而榮耀，是幾次崩塌、死亡與失蹤所換來的。

在更北的遠方，一列一列的火車載運著砂，不是從山壁挖下，而是開鑿出來的寶藏。隨著路徑，來到車站卸下，再到港口，轉到更北的日本。就算曾是這樣關鍵的接口，如今也只剩下骨架，或是已然露出的鋼筋。望向仍保有廠區外觀的此地，難道要說，這算是幸運嗎？

穿著婚紗的人們踩在一地碎石中，他們是此處最新的存在，成為「新人」，而來自於已經頹喪的歷史與記憶。更遠處，海的路上，建造著婚紗片場，希臘風格的白牆，卻也著實地荒廢了一陣子，裝飾得美好、想要讓每一對新人都能夠擁有美麗的、異國的記憶，最後也仍是邁向靜寂的存在。

踢開石塊，眼前曾經建築起的華美建築，轟地塌下，碎裂一地。

## 〈記憶的線路〉

我記得在那時，循著鐵道一直走，就能抵達想去的地方。

來往的少男少女們，耳機裡傳出的音樂正播著〈遺忘不是我們的專長〉，隨著主唱拔尖的高音、刷動的琴弦，試圖喚醒沉而不睡的人們。這裡曾經陷溺於地表之下，躍然而起，然後再度沉默。

沉默的還有在一旁傾頹的木屋，忠孝橋拆去之時，生長於南部的我看著北方的人們因為重現面目的北門歡欣鼓舞，待到假期結束走出車站，順道前去瞻仰，只覺得這門似乎比想像中還要來得矮一點，看著一旁拍著照的人們，想這也是種鄉愁吧，對這閩南式的城門，未經雕琢，樸實易觸，收納了舊日的情懷，那無從復返的時光。

經過好幾個紅綠燈，離開車流，此處的倉庫不意外地給木門釘死，可以擁有這棟建物的是在其上跳躍的貓，自在地在屋頂上拉起了屎。建物的正前方，有幾名遊民用塑膠袋圍好了城，抵禦三月的風雨，風雨打過，也洗不掉他們在城市存在的痕跡。

大概只有牆面那淡淡的痕跡，才能辨認出這棟建物的身分罷，抬頭，雨滴墜了下來。

那日，回到旁聽室被阻絕的空間裡，在審議會議裡進行公民審議的家華跟寶萱低著頭，說著抱歉，運動團體還沒掉下眼淚，前來支援的她們就先掉淚。「只能走環評路線，但文資跟環評不一樣，沒有對象，不知道要向誰提行政訴訟。」眼下的路，看來是只能修法、新的文資法，同時，反迫遷也在修法。

留下的這一句話：「我們撐開了一個空間，但三井還是要移。」

三井倉庫就這樣消失在線路的地景之中。

從河岸開始，上岸的是侵略，毀去的是時代。

深夜錯身的機廠，跨年夜的人潮聚在封起的街上，嘴上操著的是異國言語。人們記得剛剛放過的煙火，照亮了已經沈睡的廠房。我看著鐵門，還記得當初就是從這裡鑽過去，卻也不得其門而入，又過了一些時刻，這裡的門卻對著人們大開。車輛在此改道、停留，時間的浴場也平靜得像面鏡子，映照來此處留念的人們。遠方是建起的高樓，能夠在此處停駐的機廠，簡直就像是過分的幸運。

另外一處的工廠已經被塗鴉填滿，手中拿著可樂娜，隨意踢開一塊石頭，世紀末的狂歡或許可以說明此番景象。再次踏入，人們隨著官員進來現勘，道路剖開的是廠房的肌理，破碎的是少男少女們對於世界的全然相信，因此他們沉默了，不知道怎樣的呼喊才能夠喚醒這個世界。

沉默的還有水文的痕跡，搭上捷運，抵達最末端，左方是公車停駐的地方，右方則是高低參差的店家，越過正在興建的工地，就是瑠公圳躍出地表的模樣。沿水路而建的長屋，低矮地棲身在過去的公路宿舍旁，能夠與高樓比拼的只有一棵老去的樟樹，綁上紅布條，根系在拼上的磁磚底下用力伸展。

「這個案子是沒有問題的。」建商有理。會議室裡他這樣說著。

農曆年前，趁著回家前的時刻，來到這一處老屋，傍著水流，旁邊是整建好的木頭步道，但另一側則是灰色泥牆，配有綠色木框。她出門迎接，我遞出名片，內心仍有些疑慮，不曉得是怎麼樣的情況，是否自己只是表彰著那張紙，卻什麼都做不了。

日治時代的過去，來到新政府，訴說的是居住的事實，但在白紙黑字上，卻又不夠有力。我揣著懷疑的心情坐下，迎接我的人端來熱茶，近百歲居於此處的奶奶坐在一旁，眼中似乎什麼都未曾出現，一片空白。人老去就是這樣的面貌嗎？看護遞來果凍狀的食物，「這是奶奶的早餐。」因為老化，咽喉下降，失去咀嚼的能力，日常所需的營養就用這種方式供給。她已經無法言說來到這裡的故事了。

沿著水道，那裏就是灌溉田園的豐饒，但未經過整治的河段，雨季一來溪水暴漲，也造成了此處不宜人居的環境。

因此她來到這裡，與他的丈夫，踏著木屐，與公部門有默契地一起在這裡落腳生根，蓋起屋、成起家，陪伴一個時代成長，孕育屬於自己的家族，再看著家族衰亡。從圳道、鐵路，逐漸轉為公路，公路停駐的休憩點就在一旁，大鍋炒、一鍋飯一起吃的日子，我是難以想像，像是遙遠的祖母輩的故事。操著日文、國語，在這之後失去聲音。高樓建起，大眾運輸系統進駐，熱鬧了起來。原本城市的邊陲一躍成為假日午後親子遊憩戲水的所在，低矮的平房就有著被拆除的宿命，要蓋得更高、擁有更多的容積率，只為了吸納更多的精氣為這個轉動的孜孜矻矻社會提供柴火。

沿著水圳蓋好的房子是長屋，若放在現代，只會覺得這空間利用不是太便利，從廚房廳堂到房間書房，都用一走廊聯繫，但彼時這才是最服膺地理景觀的建設。屋瓦上的 TR 磚，則是被用以架設屋外庭園，許多人遍尋的 TR 磚，就一落一落

地安放在盆栽之下。

扯遠了。

她講起故事，也彷彿找到一根浮木地開始訴說官司、訴訟，以及在這之中的各種委屈，紅了眼眶，而奶奶在一旁仍是茫然地望著。

言說的是誰的記憶？她的？還是片段的她？只有廳堂中沉默的神祇才能夠知曉世界的全貌了。我起身探問化妝間的去處，在房屋的另一頭，塑膠門掩起，但鎖並不在裡頭，為的是怕奶奶在此處把自己困鎖著，因此只能由門外關起。除了空間，因為即將失根的消息傳來，奶奶卻早已把自己圍困在回憶裡，不得尋。

一日下午，在法庭裡，她隻身出席，與律師討論要如何面對接下來的審判。還未到開庭時間，庭外便已經有群眾聚集，想要知道在迫遷事件已然烽火連天的時代中，還能荒謬到何種境地。

我承認，直到那時，自己仍有懷疑，會議室中的話語在我心中種下了疑心，而我也知道自己從未認真相信過什麼樣的事物。我把自己胸前的名牌遮起，害怕這樣的身分會帶來未知的麻煩，無法以自己擁有的職業自豪，總是感覺虧欠。她噙著淚走過，坐定在位子上，旁聽的群眾擠在法庭的最後，我倚門站著，抄寫筆記。其中有一句「ㄇㄛˊ ㄩˋ」使用權，空耳聽及，我便寫下「末世」使用權，時常在社運現場出現、綽號八六的崇晏以他一百八十六公分（現在其實更高）俯身，小聲地對我說著，是「默示」，我趕緊用筆劃掉原本的字，補上了正確的字詞。

要如何說明在規制制度下這樣的迫遷呢？來到此處的人，有些也在過去幾年參與過相關運動，許多次都是因為沒有地權、空有地上權，而敗訴、而拆屋還地，而去到未知的方向，失去蹤跡。也有些許是因著過去時代的默契使用，但默契也有不被認可的一天，公家的地賣給了財團、建商，不必用公部門的身分將住民趕走，而是將一個一個人推上了與利益交鋒的那一個頂點，而後墜落。

我看著法庭裡一來一往的對質，書記官繼續每一句字詞，反覆核對。走出法庭，彷彿被掏空力氣一般，許多人說著「對不起晚到了」，讓她自己一人在這幾年之中面對纏訟，面對要脅，房屋裡還出現了幾次蛇，希望能將住民趕走。

會後，他們說著要再次到老屋去看過，與奶奶打招呼。我揣著有些低落的心情，說自己不克前去。

「你要怎麼說明，在法律上就是違法的，但要請法官突破這種心防呢？」幾年前的記憶，到現在，彷彿都是重複。與其說是一句話讓自身起了疑心，不如說

是在一次次的崩毀之中，已然失去對價值的判準。

是我們錯了嗎？

是我們錯了吧。

不然，為什麼到現在，我們的記憶裡，都是被背叛的景色呢？時代想要拋開的，也許，是這樣的我們吧。

## 〈房屋是怎樣建成的〉

美麗的建築物其實都美麗得像是一場謊言。

2103 年年初在台灣大學社科院新建工程發生墜落意外的工人，建造著不屬於他的系館，然則，這個世界裡有更多工人喪生因為建造那些他們買不起的豪宅。他們便宜、好用，可能來自於人力派遣公司，享有巨大利益的建設公司、指導單位所需要付的賠償金，也許只是滄海一粟。

他們墜落、折斷脖頸，沒有人想要看見這樣的景象，但卻依舊上演。美麗的建物完成後，他們不被記得，但是我記得、我們必須要記得，因為曾經有那麼一刻，躺臥在地上的，是我久未謀面的父親，而他們也可能、曾經可能，成為誰的父親。



我所住的地方，旁邊正建著高樓。

無業在家的時候，我就坐在書桌前、吹著小型電風扇，喝冰紅茶，對著電腦度過一天。隔一條巷寬的馬路旁，工人們吆喝著，還有電鑽、鐵鎚的聲音，儘管窗戶是封死的，那聲音依舊透過玻璃傳了進來。有時睡得晚了，醒來還會看到穿過玻璃的亮光，是電鍍時的火光。暗夜裡，有許多事物仍未停歇，更尤其是完工前的時刻。

出門買飯、買菜回到家的路上，也會在大樓門口的陰涼處，看到他們蹲坐在地上吃著熱騰騰的湯麵，在鄰近的超商，他們也會買上許多罐涼飲，日復一日地，把高樓建起。

有些是來自於人力派遣的工，有些則為了一些緣故而寧願不保勞保、日領現金，一般社會看來匪夷所思的行徑，其實是每日上演的實情。



採訪時的慣例，帶著器材走出台中高鐵站，再轉乘計程車，抵達受訪者所在的地點。這些步驟都如此熟悉，似乎不用思考，就知道要怎麼走。耳機裡傳來吳



志寧的〈最想去的地方〉：「台中有沒有你最想去的地方／一個走著走著會到達的地方」

我終於不必再為自己曾經有過的感受感到羞恥，關於恨、關於愛、關於悲傷，眼淚就這樣流了下來。而這其實，花費了比我想像中久的時間，直到真正產出一篇與之相關的報導後，才逐漸讓心中掩藏許久的故事，感到釋然。那時我提筆寫下故事，也記得自己的：

想起來，工傷是我在大學時期，無能為力的時候碰到的一個詞彙，在畢業後、自己更有能力、關注 RCA 案時，也再遇過了幾次，在每一個人生的關卡時，總有些奇異的指引。完成的本周專題，總覺得也是了卻一則心事，一路走來，虧欠這個世界的善意甚多，只能在工作裡盡力回報。

訪問結束後，通常也宣告著跟受訪者關係的結束，但唯有工傷的題目，我是想了許久，在不知道還能在這條路上走多久前，希望自己可以做出來的。也是因為父親遭遇工安意外、過世，才感覺如此切身，若非遇到，可能從未想過這些事情會是什麼面貌。每每看著事故的發生，想著那會是誰的父親，是否有人知悉他的離去，剩下的人日子又是怎樣持續。

有這樣的任性與餘裕寫完這篇稿，想也是幸運的，而且還是帶著私心在進行，有時也覺自己是一名失敗的記者，以人的面目切割、折射出的景像，仍有不安，甚至覺得走到這裡就足夠了，懦弱地覺得不要再掘出任何人的故事，只是如果這樣想，大概也就不會有這樣一篇了。

從高處墜落的人。

他講述著自己在工地裡原本叱咤風雲的時光，但這一切都如此容易地被剝奪掉了，在工地墜落的那一刻，脊髓損傷，過往有再多的收入都無用了。面對推卸責任的包商，有恨，也不知從何說起。是被用完即棄的人們。蓋房子的每一刻，都是踩在命懸的每一刻上。我想起曾有人這樣對我說道：「死在哪裡都比不過死在台北市好。」各縣市的勞檢與勞動安全、甚至是勞保局給的賠償，都完善不過台北市，在台北市外勞工的折損，總看起來是更加低一等。只是，這樣計量就足夠了嗎？

倖存的人們、被留下的家族，蓋起的房屋是覆蓋在只能稱之於幸運的存在上頭。失去了工作能力，來回反覆的官司，終究只能選擇和解，領到了賠償卻也不足以支撐此生，家人的離去與放棄，只殘存自己。

我是很難想像覆骨於此，而後此處依舊有著華美的裝潢、高貴的售價，用以投資或自住，都好，都是為了滿足現下的生活與體驗。但這離我實在太遠，目光所及的人生想來還是賃居，城市中就連中古屋都不是我輩能夠看得起的，倒也只能故做自在地說：「沒關係，有人算過租房子的錢跟繳了一輩子房貸差不了多少。」

過往的落地生根，早已經在此輩被認為是妄念。

袁哲生〈父親的輪廓〉寫道：

「那天晚上，是個寒冷的夏夜，和我相對無語，臨走時，他對我說了一句話：『好好活下來，不一定要在意別人的話，人生有時候要走自己的路。』」

父親離世前，我已經未曾見過他許久。直到他離世那一刻，我才終於見到了離家十數年的他的模樣，從冰櫃推出來，已然冰冷。他墜落的時候、在病房中不省人事的時刻，我並不知曉，是直到離開的那一刻，才有人從警察局找來我的手機，直接地闖入了。而那時，我正在一場救援死刑犯的記者會上，陪伴他哭泣了十年的母親。我躲進廁所，聽著電話那頭警察的一字一句，起先是懷疑，然後是再也忍不住的眼淚。

我忘記了自己是怎麼離開那個現場的，可能，從未離開過。

直到四年後，死刑犯鄭性澤獲釋，我才感覺自己可能稍微離開了那個房間一點。

我抬起頭，想要看清楚在眩目的陽光底下，高樓大廈真正的模樣。在耀光之中，能不能找到願意生存下去的答案。

一字一字地堆砌，才能換得在此處居住的資糧，在明白房屋建造起的方式前，我就已然看見它崩毀的模樣，而那是與人的離散、崩解，全然相同的啊。